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融堂四書管見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按融堂四書管見十二卷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即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畧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爲六章不分

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
淵門户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
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
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齊景公有馬
千駟節合上文為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
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
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
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

據舊文不肯信為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
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
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為
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朴不為離析
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說後序所謂以
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
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錢可
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

著録獨張萱内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為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融堂四書管見原序

時未弱冠先君子筠坡翁授以論語及中庸大學且曰只會得學而時習之一句餘書不解自通屢遭多難雖崎嶇顛頓萬狀服膺斯訓未嘗庋置然不過尋繹先儒文義助之演說年踰四十忽自警省始大悟舊學之非於是取三書讀之灑然如脫纏蔓矣間因講習積而成編後獲從慈湖先師遊竟櫝藏弗果出迨今十有三載春二月兒輩請觀迺稍稍删潤附以音訓併述古文孝

經二十二章題曰四書管見嗚呼非敢為它人道也傳
之家塾庶幾先君子之志云紹定已丑四月二十日蜀
阜錢時書

學者覺其所固有而已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心本無體虛明無所不照為物所誘為意所蔽為情所縱而昭昭者昏昏矣是故貴於覺也不覺則何以習禹曰安汝止習此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習此者也孔子為之不厭習此者也無時而不習即無時而不明滿天地皆春風和氣也其為說何如哉於是而有同志來自遠方則知學者益廣矣此其為樂又可量哉雖然知學者自知不知學者自不我知安可強也世之人昏昏

者過則勿憚改重端重也威威嚴也固堅固也無毋通與勿皆禁止之辭也憚畏難也

氣輕志浮故不重不重則所學易搖主忠信而下所以學也所主者忠信大本立矣自然重自然威自然固又須得如已者友乃有益不如已是與已不相似非同志也友同志矣又須不憚改過過而不改雖友同志無益也或曰不如猶言不勝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不怠於終也追遠者不忘於遠也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本末始不厚也於所厚者薄始無

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即禮之所以為禮也苟知和之為禮而禮之用未嘗不和則安有不可行者哉有子所謂知和而和豈恣縱無法度之謂而以禮節之者特區區文貌之末歟

有子曰信近去聲下同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去聲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義者宜也復踐行也因由也宗猶尚也

信所以明義恭所以行禮非二物也何以謂之近若曰其蔽也賊無禮則勞彼善於此云爾由是而得所可親

所謂無違在於以禮然則非禮以順其親者不謂之順乃所謂違也以禮者養生喪死種種中節無過不及之謂玩一以字人子之責甚重孟僖子使其子學禮故告之以是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

自疾之外畧無一事貽親之憂亦可謂孝矣雖然无安之疾乃有所以致之其為毀傷一也故曰唯其疾唯字與其字不可不深體

所以者趨向之大槩容可勉彊也所由者日用之實事漸不可以僞爲矣若夫所安則出於中心之誠然雖欲掩之而自有不可掩者曰視曰觀猶在事迹察其所安得之心術之微也小人閒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直何益哉學者於此行著習察而反求其所安者何事焉則當有凜然於不睹不聞之際者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者舊所得也新者新所進也

所貴於師者求日新之功也温故而有以知新可為師矣不温即畫斷難語進温故習不已知新進不窮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囿於形體之名

子貢之達宜不可以器名矣而曰女器然則君子所以不器者果安在哉天德昭融六通四闢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大率先言者未必能行誠力行雖不言可也夫子欲其從後言之所以抑子貢使之就實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遍也比偏比也

君子之心公普小人之見偏私心本未始不廣大也意我窒之耳一日克己何比何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乃踐履思者所以致其知也罔無也殆危也

學而不思則無致知之功故罔思而不學則無力行之實故殆罔者空虛無實殆者鮠脆不安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即攻擊之攻異端非正道而別起一端以誣民者也

兄弟同氣也能孝於親自然克念同氣故書中論孝專說友于兄弟此風俗之樞機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也政者正也施於有政特由是而推之耳然則夫子雖不仕未始不為政也何者而謂之政哉千載斯言可為太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五兮切小車無軏音月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縛以駕牛領者小車駟馬車也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兩服馬領者

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

夫子能言二代之禮復以文獻不足為憾然則所能言者豈直文物制度之謂哉

子曰禘大計切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成王賜魯重祭故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灌地以降神也

灌以降神祭之始皆然也既灌而往吾不欲觀則禘無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去聲祭如不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

人且死形質既無有矣所謂鬼神者何物哉知所以為鬼神則知人之所以為人如在之旨可以黙喻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王孫賈衛大夫媚悅之也室西南隅為奥尊上之所居喻君竈者老婦之祭雖卑而飲食萃焉賈自喻諷夫子使媚己也

王孫賈但知事於用衛而不知夫子所事者天欲以區

氣象便不同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

君臣之間非徒勢位君以禮臣以忠各盡其分耳此與孟子犬馬寇仇之義不同先儒把禮與忠對說恐於臣節有所未安屈原遭讒放逐至死而此心皎皎如秋霜夏日安可一日忘哉

子曰關雎七余切樂音洛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周南首篇淫者樂之過傷

以主木為對而使民戰栗之說又復不能正救其謬夫子所以深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於虔切）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去聲）有反坫（丁念切）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名夷吾齊大夫相桓公以霸者器即君子不器之器三歸臺名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故兼攝之不攝備也宫屏謂之樹塞蔽也所以蔽内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皆諸侯之禮管氏僭之

融堂四書管見卷三

宋 錢時 撰

論語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去聲下同也雖在縲力追切絏息列切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冶長孔子弟子妻者嫁之也縲黑索絏攣也所以繫囚

居敬行簡即是仲弓可使南面處居如曠安宅而弗居之居所居者敬則所行無非敬自然不煩也居簡則過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去聲）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遷延及也貳遲疑不決也）

不遷怒不貳過真用力於仁者聖門之好學如此哉旁遇他事微有未平即所謂遷萌於隱微斬截不果即所

子曰觚不觚音孤觚哉觚哉觚飲器受三升

觚而不觚不足以為觚矣為人而不盡其分得謂之人乎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從謂入於井也逝往也陷溺也罔理之所無也事之有無或可欺故可逝理之是非不可罔故不可陷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扶約

說也子路所見者人夫子所見者天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上聲）久矣（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中庸之德固其日用常事耳民鮮能久而後以為至焉嗚呼豈真鮮也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去聲）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音扶）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